

孫

可之文

全卷



少傅公既刻可之集 謬受
而讀之因曰公以昌黎為作
者之聖顧令讀可之集何
也曰昌黎海也不可以徒涉
必用巨筏焉且可之是也按
唐書藝文志載經緯集

三卷進士孫樵可之撰出此
當名經緯集然其卷如真
此西同不知何也丁丑三月白
水五譯後

師之予竊病焉少讀唐文粹以持
正可之文則往返三復惜不得其
全觀之後獲內閣秘本手錄以
歸自謂古人立言之旨始有絲髮
之見且欲痛剗舊習澡濯新思而
齒髮向衰才思凋落欲進復却不
能追古作者以足平生之志讀二
子書未嘗不撫卷太息喜其逢而

惜其晚也戶部主事白水王君直
夫請刻以傳遂授之庶昌黎公不
傳之秘或有因是而得者正德丁
丑春正月震澤王鏊序

惟家本關東代襲簪纓藏書五千卷常自探討幼而工
文得之真訣提筆入貢士列于時以文學見稱大中九
年叨登上第從軍邠國忝歷藝資父居蘭省廣明元年
狂寇犯闕駕避岐隴詔赴行在遷職方郎中朝廷以省
方蜀國文物攸興品藻朝倫旌其才行詔曰行在三絕
右散騎常侍李潼有曾閔之行職方郎中孫樵有揚馬
之文前進士司空圖有巢由之風列在青史以彰有唐
中興之德樵遂閱所著文及碑碣書檄傳記銘誌得二
百餘篇叢其可觀者三十五篇編成十卷藏諸篋笥以
貽子孫是歲中和四年也朝散大夫尚書職方郎中上
柱國賜緋魚袋孫樵

孫可之文集目錄

第一卷

賦

大明宮賦

露臺遺基賦

出蜀賦

第二卷

書

與李諫議行方書

與高錫望書

寓汴州觀察判官書

與賈希逸書

與王霖書

與友生論文書

第三卷

雜著

書何易于

書田將軍邊事

書褒城驛壁

第四卷

雜著

梓潼移江記

興元新路記

蕭相國寫真讚

第五卷

雜著

孫氏西齋錄

武皇遺劍錄

龍多山錄

第六卷

雜著

迎老翁

仙俠傳

第七卷

雜著

序西南夷

序陳進士舉

寓居對

乞巧對

第八卷

雜著

文貞公笏銘

潼關甲銘

康錄郎中墓銘

刻武侯碑陰

舜城碑

第九卷

雜著

逐疝鬼文

祭高諫議文

祭梓潼神君文

第十卷

雜著

讀開元雜報

罵僮志

復召堰籍

孫可之文集目錄

孫可之文集卷第一

賦

大明宮賦

露臺遺基賦

出蜀賦

大明宮賦

孫樵齒貢士名旅見大明宮前庭仰貽俛駭陰意靈怪
 暮歸魄動中宵而纏纏彼大明宮神前有云且曰太宗
 皇帝繚瀛落居廓穹起廬園然而劃隆然而赫孰窬孰
 隙永求帝宅帝詔吾司其官太宗初立大明宮後高宗
 增修遂移仗焉下帝謂上
 帝與日月終翼聖護艱十有六君蕩妖斬氛孰知吾動
 吾當廬陵錫天后即真天下號周廢中
 宗為廬陵王賜姓武氏廟祐徹主禮

博士周宗奏增老廟為七削唐廢為五吾則協二毗輔謂梁公仁傑也左右

得護義甲憤徒起帝仆周五王與華帝出東宮斬賊迎

周復唐華謂明曰華吾則械二黠雛謂昌宗也俾即其誅胡猗飽膺

山也踣肌齧骨驚血濺闕仰吠白日二聖各轍大麓北

挈肅宗遂即吾則激髻孽悖節謂也俾齊逆殺翼兩傑

憤烈謂汾陽王俾克斯滅薊梟好狂謂也突集五堂縱

啄怒吞大駕驚奔吾則勵陰刀剪其翼心不得逃明殛

三革蝕黑孰匪吾力吾見若正聲在懸誚舌在軒輟鞋

延諫剝襟沃善賞必正名怒必正刑當獄撤腥遇行刑

御諫謂之當稼吞螟吾則入瀆革濁貞觀中入困內角貞觀

見旬澤暮溥雨雨必以夜斛穀視土開元中斗錢吾見若

奸聲在堂諛舌在旁室聰佛諷正斥邪寵嘉賞失節怒

罰失殺奪農而徑厚征而雕吾則反耀而彗永崇總章

見反澤而冷蕩坤而坼地有坼而復裂乾而石天有裂

然吾留帝宮中二百年昔亦日月今亦日月往孰為設

今孰為缺籍民其凋有野而蒿開元中籍戶九籍甲其

虛有壘而墟開元中籍府兵二時務農一時講武寶甲

虛者西垣何縮疋馬不牧開元中北庭拒鄰門萬二千

以使董之是持帛疋易馬壹北垣何感孤壘城粒言未

及闕樵迎斬其舌且曰余聞宰獲其哲房杜得是赤日

烈老魅跡結爾會何伐宰獲其慝林甫得是昏蝕魅怪

橫惑爾會何力今者日白風清忠簡盈庭闔南俟需闔

北侯霽矧帝城闕何賴窮邊帑廩如封何賴疲農禁甲

飽瘴尚何用天下兵神會何知孰愧往時神不能對退

而笑曰孫樵誰欺乎欺古乎欺今乎吁

露臺遺基賦

并序

益皇郊天明年作望仙臺於城之南農事方殷而興土功且有麋於縣官也樵東過驪山得露臺遺基遂作賦以諷之驪橫秦原東走盤連有土如積其高逾尺隱于修岡屹若環堂徘徊山下問于牧者對曰唯昔漢文爲天下君守以恭默民無怨慝天下大同帝駕而東經營相視茲山之址乃因其崇以興土功茲臺始基軫于帝思旣命其吏校之經費乃下詔曰朕以涼德君千萬國唯日競競如蹈春冰高祖惠宗肇我邦作此宮室庶幾無逸逮夫朕躬孰敢加隆矧糜府財以經此臺周爲靈臺成乎子來文王以昇以考休徵茲臺以平周德唯馨

章華雖高楚民亦勞靈王宣驕諸侯不朝民旣携二王遂以死豈朕不懲斯役實興鳩材嘯工以害三農斯豈文王靈臺之不日哉宜詔有司亟令罷之此其基者乎卒歌而去之且曰彼通天兮鞅埃壻之巍巍此靈臺兮蔽秋草之離離已而已而世無比兮吾孰知其是非

出蜀賦

辛酉之直年兮引敗車而還秦濟潼梓之重江出大劔之複關駭天險之重阻兮峙連崗而外坤譎石詭崖泪其城屬兮屹紆鬱於雲昏嵌崒崒而查牙兮上攢羅而戛天中呀坼以隙斜兮途詰屈而隘穿以去以來奔蹄疾足兮鼠出入乎穴間寒余馬之不息屆峽山之偏側割崇巒之怒來水溼空而混碧途迫高而緣深不尺直

而又曲跬危步之促促慄若跣而蹈棘朝天雙峙以虧
蔽中慘慄而陰翳倏下馳而上迴若出地而天開龍堂
呀呀而上啓怪若虎而欲噬泉感沸而中冽靈靈宰乎
像設眇山川以懷古得籌筆於途說指前峯之孤秀傳
臥龍之餘烈嘗枚師而北去抗霸圖而此決曾尺疆之
不闕徒齋志而仄滅越百牢而南指憇石門之委邃六
陰崖而戶開屹巍崑以皚皚外攢怪石之參差兮勢業
峩而上排狀若鬱雲之始騰又似乎潮波之却頽中竄
窳以零豁敞曠朗而洞達摧崑泉之潛潛鏘環珮於閨
闥躡危石而後通忽決漭而無窮包溪懷壑而爲深兮
繚密岡而四崇薤薜累歷於崑穴兮雲木森其青葱鬱
桂椒與木蘭兮芬淑郁而駭風曾不可以久留兮車軋

軋而又東陟雞幘之蹇嶮下七折之峻坂褒斜吁其隘
東兮左窮溪兮右重巘綿飛棧而屬危梁兮續畏途而
呀斷下臨千仞之驚流兮波瀾洞而雷抃當玄冬之隆
烈觸密雪之飛噴舞迴颺而颺九垓天地紛其漫漫路
縈積以迷沒馬蕭蕭而不進心悸悸而程不敢逸兮徒
僚慄而興嘆出大散之奧區若脫足於囚拍涉汧渭之
汭汭歷岐雍之通途田原鬱以澶漫兮彌千里而爲都
背槐里而趨咸陽兮索羸劉之舊墟承明冀關緬以夷
漫兮得隱嶙之顏隅獨五陵之尚完兀高平而草無址
長都之岌岌排閭闔而西入荷天衢之廣關仰白日之
赫赫穀弱弓而蒲鈿族兮即澤宮之缺條兮忽有司之吾
斥曾不得而上通兮居悒悒而不適闕庭藹其多士兮

皆云夫賢索不自分其能否兮瞰朱門之投蹟蔑一人
之我先若捧水而投石念初心之來斯豈窮愁而徒疑
忽徊徊以惶惶蹇東西而獨悲因默默以心計兮私展
轉而自非胡不知進之與道謀兮徒盛氣而憤時不知
求已以爲慮兮而患人之不知九衢廣其茫茫兮混埃
壒而紅飛漂世波而上下兮窮奔走而相追不亦勞乎
於是謝唯唯之面朋而焚逐逐之燥機餒不飽謀凍不
煖謀兮環晦墻而闔扉邀仁義與之爲友兮追五經而
爲師徜徉文章之林圃兮與百氏而驅馳不穀吾不恥
穀亦吾不辭彼上張爲公者豈終吾遺哉

孫可之文集卷第一

孫可之文集卷第二
書

與李諫議行方書

與高錫望書

寓汴州觀察判官書

與賈希逸書

與王霖書

與友生論文書

與李諫議行方書

樵嘗爲日蝕書以爲國家設諫官期換君心之非不以
一拂其言而怠於諫卽繼以死非其職耶執事居其官
亦嘗有意於此乎開元之間豈待諫官而後言耶苟立

天子廷者皆開口奮舌爭於上前故自貞觀以還開元
之政最爲修明及林甫舞智以固權張詐以聾上於是
膠羣僚之口縛諫官之舌且以法中敢言者由是林甫
之惡熾而勿復聞祿山之逆秘而勿復知天寶之政由
此而荒矣今者下無林甫遏諫之權上有開元虛已之
勞如此則叙立朝廷者皆得道上是非不顧時忌矧執
事官曰讜哉執事則不能言避其官而逃其祿可也他
官秩優而位崇者豈少耶今年三月上嘗欲營治國門
執事尚諫罷之今詔營廢寺以復羣髡三年之間斤斧
之聲不絕度其經費豈特國門之廣乎稽其所務豈特
國門之急乎何執事在國門則知諫在復寺則緘默勇
其細而怯其大豈諫議大夫職耶樵以爲大蠹生民者

不過群髡或皇帝發憤除之翼活疲屺今天下之民喘
未及息國家復欲興旣除之髡以重困之將何致民之
蕃富乎樵不知時態竊所憤勇故作奏書一通以明羣
髡大蠹之由生民重困之源無路上聞輒以寓獻執事
倘以樵書不爲狂試入爲上言其略

與高錫望書

文章如面史才最難到司馬子長之地千載獨聞得揚
子雲唐朝以文索士二百年間作者數十輩獨高韓吏
部吏部修順宗實錄尚不能當班堅其能與子長子雲
相上下乎足下乃小史尚宜世嗣史法矧足下才力雄
獨意語橫闊嘗序義復罔及樂也事其說要害在樵宜
一二百言者足下能數十字輒盡情狀及意窮事際反

若有千百言在筆下足下齒髮未及壯其所得如此則不知子長子雲當足下年齒時文章果何如也然足下所傳史法與樵所聞者異耶古史有直事俚言者有文飾者乃特紀前人一時語以立實錄非爲俚言奇健能爲史筆精魄故其立言序事及出沒得失皆字字典要何嘗以俚言汨其間哉今世俚言文章謂得史法因牽韓吏部曰如此如此樵不知韓吏部以此欺後學耶韓吏部亦未知史法邪又史家紀職官山川地理禮樂衣服亦宜直書一時制度使後人知某時如此某時如彼不當以禿屑淺俗則取前代名品以就簡絕夫史家條序人物宜存警訓不當徒以官大寵濃講文張字故大惡大善雖賤必紀尸生浪職雖貴得黜至如司馬遷序

周繆班孟堅傳蔡義尚可用耶爲史官者明不顧刑辟幽不見神怪若梗避于其間其書可燒也古者國君不得視史今朝廷以宰相監撰大丈夫當一時寵遇皆欲齊政房杜躋俗太平孰能受惡於不隱乎古者七十子不與筆削今朝廷以史館叢文士儒家擅一時膏臆皆欲各任憎愛手出白黑孰能專門立言乎樵未知唐史誠何如也樵雖承史法於師又嘗熟司馬遷揚子雲書然才韻枯梗文過乎質嘗序廬江何易于首末千言貴文則喪質近質則太禿刮垢磨痕卒不到史獨謂足下才力天出最與史近故以樵所授於師者致足下

寓汴觀察判官書

大梁居東諸侯兵最爲雄軍候乘權肆豪奴視州縣官

州縣官卽燹縮自下美言立聞觀察使往往得上下考卽欲認官爲治必爲軍候所傾折大者至奪觀察使小者至爲軍人所繫辱州縣官格手失職不敢與抗由是軍候得侵繩平民鞠訊授辭往往獄至數百不以時省以故平民益畏軍候至不知有觀察使矧州縣官耶國家設州縣官以治平民豈以屬之軍乎今京兆二十四縣半爲東西軍所奪然亦不過籍占編民翼蔽墾田其辭獄曲直尚歸京兆今汴軍所侵州縣者反愈東西軍士大夫叢居未嘗不病東西軍侵州縣事及自提兵符則不知有以規畫之矧天子之貴耶執事三從事盧公其所以佐盧公使炳炳不磨於世者襄陽南渡之民皆能道之今居汴有日而曾無所聞豈屑屑未暇耶執事

宜亟以前之所陳辨之盧公稍稍奪左右軍候權且使繫獄者不得治於軍門凡當隸州縣者悉索歸之使軍自軍州縣自州縣無相奪也今執事官曰判官察州縣事正執事職幸無忽

與賈希逸書

主數足下曩者樵耳足下聲憤足下售於時何晚及目足下五通五十篇則足下困十上亦宜矣物之精奪天地所秘惜故蒙金以砂錮玉以璞珊瑚之叢必茂重溟夜光之珠必含驪龍抉而不已櫝而不知止不窮則禍天地雝也文章亦然所取者廉其得必多取者深其身必窮六經作孔子削迹不粒矣孟子述子車坎軻齊魯矣馬遷以史記禍班固以西漢禍楊雄以法言太玄窮

元結以浯溪碣窮陳拾遺以感遇窮王勃以宣尼廟碑窮王川子以月蝕詩窮杜甫李白王江寧皆相望於窮者也天地其無意乎今足下立言必奇摭意必深抉精剔藝期到聖人以此賈於時釣榮邀富猶欲疾其驅而方其輪若曰爵祿不動於心窮達與時上下成一家書自期不朽則樵之所敢知也嗚乎孤進患心不苦及其苦知者何人古人抱玉而泣樵捧足下文能不濡睫懼足下自持也淺且疑其道不固因歸五通不得無言

與王霖秀才書

太原君足下雷賦逾千六言推之大易參之玄象其旨甚微其辭甚奇如觀駭濤於重溟徒知褫魄貽目莫得

畔岸誠謂足下怪於文方舉降旗將大誇朋從間且疑子雲復生無何足下繼以翼旨及雜題十七篇則與雷賦相闕數百里足下未到其壺則非樵所敢與知既入其城設不如意亦宜上下銖兩不當如此懸隔不知足下以此見嘗耶抑以昔時戾衆且欲哺粕啜醢以其苟合耶何自待則淺而徇人反深鸞鳳之音必傾聽雷霆之聲必駭心龍章虎皮是何等物日月五星是何等象儲思必深摛辭必高道人之所不道到人之所不到趨怪走奇中病歸正以之明道則顯而微以之揚名則久而傳前輩作者正如是譬王川子月蝕詩楊司城藝山賦韓吏部進學解馮常侍清河壁記莫不拔地倚天句句欲活讀之如赤手捕長蛇不施控騎生馬急不得暇

莫不捉搦又借遠人入太興城茫然自失詎比十家縣
尺未及東郭日以極西郭耶樵嘗得爲文真訣於來無
擇來無擇得之於皇甫持正皇甫持正得之於韓吏部
退之然樵未始與人言及文章且懼得罪於時今足下
有意於此而自疑尚多其可無言乎樵再拜

與友人論文書

嘗與足下評古今文章佻好惡不相闕者然不有所竟
顧樵何所得哉古今所謂文者辭必高然後爲奇意必
深然後爲工煥然如日月之經天也炳然如虎豹之異
犬羊也是故以之明道則顯而微以之揚名則久而傳
今天下以文進取者歲叢試於有司不下八百輩人人
矜執自大所得故其習於易者則斥澁艱之辭攻於難

者則鄙平淡之言至有破句讀以爲工摘俚語以爲奇
秦漢已降古文所稱工而奇者莫若楊馬然吾觀其書
乃與今之作者異耳豈二子所工不及今之人乎此樵
所以惑也當元和長慶之間達官以文馳名者接武於
朝皆開設戶牖主張後進以磨定文章故天下之文薰
然歸正洎李御史甘以樂進後士飄然南遷由是達官
皆闔關齟舌不敢上下後進宜其爲文者得以盛任其
意無所取質此誠可悲也足下才力雄健意語鏗耀至
於發論尚往往爲時俗所拘豈所謂以黃金注者昏耶
顧頑朴無所知曉然嘗得爲文之道於來公無擇來公
無擇得之皇甫公持正皇甫持正得之韓先生退之其
所聞者如前所述豈樵所能臆說乎

孫可之文集卷第二

孫可之文集卷第三

雜著

書何易于

書田將軍邊事

書褒城驛壁

書何易于

何易于嘗爲益昌令縣距刺史治所四十里城嘉陵河
南刺史崔朴嘗乘春自上游多從賓客歌酒泛舟東下
直出益昌旁至則索民挽舟易于即腰笏引舟上下刺
史驚問狀易于曰方春百姓不耕即蠶隙不可奪易于
爲屬令當其無事可以充役刺史與賓客跳出舟偕騎
還去益昌民多即山樹茶利私自入會鹽鐵官奏重摧

筦詔下所在不得爲百姓匿易于視詔曰益昌不征茶
百姓尚不可活矧厚其賦以毒民乎命吏剡去吏爭曰
天子詔所在不得爲百姓匿今剡去罪愈重吏止死明
府公免竄海裔耶易于曰吾寧愛一身以毒一邑民乎
亦不使罪蔓爾曹即自縱火焚之觀察使聞其狀以易
于挺身爲民卒不加劾邑民死喪子弱業破不能具葬
者易于輒出俸錢使吏爲辦百姓入常賦有坐白僕杖
者易于必召坐食問政得失庭有競民易于皆親自與
語爲指白枉直罪小者勸大者杖悉立遣之不以付吏
治益昌三年獄無繫民民不知役改綿州羅江令其治
視益昌是時故相國裴公刺史綿州獨能嘉易于治嘗
從觀其政道從不過三人其全易于廉如是會昌五年

歷過出益昌民有能言何易于治狀者且曰天子設上
下考以勉吏而易于考止中上何哉樵曰易于督賦如
何曰上請常期不欲緊繩百姓使賤出粟帛督役如何
曰度支費不足遂出俸錢糞優貧民饋給往來權勢如
何曰傳符外一無所與擒盜如何曰無盜樵曰予居長
安歲聞給事中校考則曰某人爲某縣得上下考由考
得某官問其政則曰某人能督賦先期而畢某人能督
役省度支費某人當道能得往來達官爲好言某人能
擒若干盜反若干盜縣令得上下考者如此邑民不對
笑去樵以爲當世上位者皆知求才爲切至如緩急補
吏則曰吾患無以共治膺命舉賢則曰吾患無以塞詔
及其有之知者何人哉繼而言之使何易于不有得於

至必有得於死者有史官在

書田將軍邊事

臨邛南馳越二百里得嚴道郡實與沅黎越雋俱為邊城迫於羣蠻田在賓將軍刺嚴道三年能條悉南蠻事為樵言曰巴蜀西迫于戎南迫于蠻宜有以制之昔廣德建中之間西戎兩飲馬於岷江其衆如蟻前鋒魁健皆擐五屬之甲持倍尋之戟徐呼按步且戰且進蜀兵遇鬪如值橫堵羅戈如林發矢如蜚皆折刃吞鏃不能斃一戎而況陷其陣乎然其戎兵踐吾地日深而所死日衆即自度不能留亦輒引去故蜀人爲之語曰西戎尚可南蠻殘我自南康公鑿青谿道以和群蠻由蜀而貢又澤群蠻子弟叢于錦城使習書筭幾就輒

兵議戰而又俾其習於蜀者伺連帥之間隙察兵賦之虛實或聞蜀之細民苦於重征且將啓之以幸非常李所為吾不知羣蠻此舉大劔以南爲國家所有乎且每歲發卒以戍南者皆成都頑民飽稻飫豕十九如瓠雖知鉦鼓之數不習山川之險吾嘗伺其來朔風正嚴緩

湘固言鎮西時有編民李權者遣子齋書通蠻言蜀無備可取狀邊城獲之按問得實遂棄市至今或有踵其

虛實或聞蜀之細民苦於重征且將啓之以幸非常

兵議戰而又俾其習於蜀者伺連帥之間隙察兵賦之

所為吾不知羣蠻此舉大劔以南爲國家所有乎且每

歲發卒以戍南者皆成都頑民飽稻飫豕十九如瓠雖

知鉦鼓之數不習山川之險吾嘗伺其來朔風正嚴緩

步坦途日次一舍固已呀然汗矣而况歷重阻即嚴保
 東市而趨扶戟而鬪耶加以爲將者刻薄以自入餽運
 者受吏而鼠竊縣官當給帛則以苦而易良當賑粟則
 以砂而參粒每歲當給帛主將輒先市輕帛以易其重
帛然後以砂補其數如此則邊卒將怨望之不暇又安
 能死而力戰乎此巴蜀所以爲憂也樵曰誠如將軍
 言尚爲國家計者孰若詔嚴道沈黎越雋三城太守俾
 其要害按其壁壘得自募卒以守之且兵籍於郡則
 易爲沒卒出於邊則習其險而又各於其部繕相美地
 分年爲屯春夏則耕蠶以資其衣食秋冬則嚴壁以俟
 寇虜連帥即能督之歲遣廉白吏視其卒之有無効其
 守之不法者以聞如此則縣官無餽運之費奸吏無因

緣之盜兵足食給卒無胥怨於將軍何如田將軍曰
 此何患言卒遂書

書褒城驛壁

褒城驛號天下第一及得寓目視其沼則淺混而茅
 其舟則離敗而膠庭除甚蕪堂廡甚殘烏觀其所謂
 麗者訊於驛吏則曰忠穆公嘗牧梁州以褒城控三節
 度治所龍節虎旗馳驛奔輶以去以來轂交蹄劇由是
 崇侈其驛以示雄大蓋當時視他驛爲壯且一歲賓至
 者不下數百輩苟夕得其庇饑得其飽皆暮至朝去寧
 有顧惜心耶至如棹舟則必折篙破舷碎鷁而後止魚
 釣則必枯泉汨泥盡魚而後止至有飼馬於軒宿隼於
 堂凡所以汗敗室廬糜毀器用官小者其下雖氣猛可

制官大者其下益暴橫難禁由是日益破碎不與曩類
其曹八九輩雖以供饋之隙加治之其能補數十百人
殘暴乎語未既有老毗笑於旁且曰舉今州縣皆驛也
吾聞開元中天下富蕃號爲理平踵千里者不裹糧長
子孫者不知兵今者天下無金革之聲而戶口日益破
墮場無侵削之虞而墾田日益寡生民日益困財力日
益竭其故何哉凡與天子共治天下者刺史縣令而已
以其耳目接於民而政令速於行也今朝廷命官旣已
輕任刺史縣令而又促數於更易且刺史縣令遠者三
歲一更近者一二歲再更故州縣之政苟有不利於民
可以出意革去其甚者在刺史曰明日我卽去何用如此當愁醉釀當饑
此在縣令亦曰明日我卽去何用如此當愁醉釀當饑

飽鮮囊帛積金笑與秩終嗚呼州縣真驛耶矧西代之
陳黠吏因緣恣爲奸欺以賣州縣者乎如此而欲望生
民不困財力不竭戶口不破墾田不寡難哉予旣得還
老毗條其言書于褒城驛屋壁

孫可之文集卷第四

雜著

梓潼移江記

興元新路記

蕭相國寫真讚

梓潼移江記

涪繚于鄰迫城如蟠淫潦漲秋狂瀾陸高突堤嚙涯包
 城蕩墟歲殺州民以為官憂榮陽公始至則思所以洗
 民患頗聞前觀察使欲鑿江東壩地別為新江使東北
 注流五里復匯而東即堤墟舊江使水道與城相遠以
 薄江怒遂命吏發卒三千跡其前謀役興三月功不
 可就有謁於榮陽公曰公開新江將挾民憂然江勢不

可決訛言不可絕公將何以終之榮陽公曰吾欲厚其
直以勸其卒可乎對曰饑卒賴厚直民惜其田以顛得
不可榮陽公曰吾欲戮其將以動其卒可乎對曰代之
將者必苦吾卒卒若叛不可榮陽公曰柰何對曰夫民
可與樂終難與圖始固自役興已來彼其民曰夏王鞭
促萬靈以導百川今果能改夏王跡耶非徒無功抑有
後災羣疑牽綿民心蕩搖前時觀察使欲鑿新江中輟
議而罷豈病此耶公即能先堤民言新江可度日而決
也榮陽公諾明日榮陽公視政加猛決獄加斷又明日
杖殺左右有所貳事鞭官吏有所阻政者遂下令曰開
新江非我家事將脫鄰民於魚禍耳民敢橫議者死鄰
民以榮陽公嘗為小北既殫其猛又是民心大慄羣舌

如斬未幾而新江告成榮陽公歡出臨視班賞罷卒已
而歎曰民言不堤新江其不決耶新江長步一千五百
闊十分其長之二深七分其闊之一盤堤既隆舊江遂
墟凡得田五百畝其年七月水果大至雖踰防稽陸不
能病民其績宜何如哉榮陽公既以上聞有司劾其不
先白詔奪俸錢一月之半樵嘗為褒城驛記恨所在長
吏不肯出毫力以利民及覩榮陽公以開新江受譴豈
立事者亦未易耶是歲開成五年也

興元新路記

入扶風東臯門十舉步折而南平行二十里下念濟坂
下折而西行十里渡渭又十里至郿郿多美田不為中
貴人所并則藉東西軍居民百一繫縣自郿南平行二

十五里至臨溪驛驛扼谷口夾道居民皆籍東西軍出
臨溪驛百步南登黃蜂嶺平行不能百步又步登渠渠
嶺盤折而上甚峻渠嶺北並關可為閣道平出渠渠嶺南可罷渠渠路下渠渠嶺
嶺稍平二嶺之間凡行十里自臨溪有支路直絕澗並
蒲浪反山復絕澗地行積上十里合于大路秋夏此下他放此
黃蜂嶺復有支路並澗出渠渠嶺下行亂石中五六里
與澗西支路合秋夏此路亦絕由大路十里橋無定河河東南
來觸西山下隳號怒北去河中多白石磊磊如斛又十
里至松嶺驛逆旅三戶馬始食茅自松嶺平行三里逾
二橋登八里坂甚峻下坂行十里平如九衢又高低行
五里行連雲驛自連雲西平行二十里上五里嶺路極
盤行凡行六七里及嶺上泥深滅蹠行者多苦於此可為棧路以易之

路旁樹往往如挂塵纓纏纏而長從風紛然訊於薪者
曰此泥榆也豈此嶺常泥而樹有此名乎凡泥行十里
稍稍下去又平行十里則山谷四拓原隰平曠水淺草
細可耕稼有居民侶樊川間景氣又五里至平川驛自
平川西並澗高下行十里復度嶺嶺東度澗可謂為閣路平行五里出嶺
西亦上下嶺凡五里復平不能一里復高低有閣路行
七八里扼路為關關北為臨洮關南為河池自黃蜂嶺
洎河池關中間百餘里皆故汾陽王私田嘗用息馬多
至萬蹄今為飛龍租入地耳入關行十里皆閣路並澗
閣絕有八橋蜿蜿如虹絕澗西南去橋盡路如九衢夾
道植樹步步一株凡行六七里至白雲驛自白雲驛西
並澗皆閣道行十里巖上有石刻橫為一行曰鄭淮造

凡三字不知何等人也人多以淮為淮字蓋視之誤又一十三里至

芝田驛皆閣道卒高下多碎石自芝田至仙岑雖閣路

皆平行往往澗旁谷中有桑柘民多叢居雞犬相聞水

益清山益奇氣候甚和自仙岑南行十三里路左有崖

壁然而高出其下殷其有聲如風怒薄水里人謂之鳴

豈后常鳴耶抑俟人而鳴耶又行十五里至二十四

孔閣古閣名也閣上巖甚奇有石刻其刻云褒中與閣主簿

上顯漢中郡道閣縣椽馬甫漢中郡北部督郵迥通都

匠中郎將王胡典知二縣匠衛績教蒲池石佐張梓等

百二十人匠張羗教褒中石仇泉疆等百四十人閣道

教習常民學川石等三人一本作川五人凡七十字其側則曰

大康元年正月二十九日案其刻乃晉丞平吳時蓋晉

由此路耳又行十五里至青松驛驛自仙岑而南路旁

人煙相望澗旁地益平曠往往墾田至一二百畝桑柘

愈多至青松即平田五六百畝谷中號為夷地居民尤

多自青松西行一二里夾路多松竹稍稍深入不復有

平田行五六里上小雪嶺極峻折嶺東多泥土踈而黑

嶺西尤峻十里百折上下嶺凡十八里四望多叢竹又

高低行十里至山輝驛居民甚少行旅無庇自山輝西

高低行二十里上長松嶺極峻羊腸而上十里及嶺上

復羊腸而下十五里及嶺下又高下行十里至迴雪驛

自迴雪驛南行三里上平樂坂極盤折上下凡十五里

至福溪自福溪有路並自山下由大雪嶺平行五里上長松嶺北與山輝大路合蓋古所通乃坦途也

禪將將開此路都將賈昭爭切且欲折之遂開古松嶺路又高下行十里至黃崖

南極峻折上下黃崖六七里至盤雲驛西行復並澗行
二十里卽背絕小嶺上下凡五六里稍平又行十里至
雙溪驛自盤雲驛西有路並澗出白城西又平行三十里至城固之要道出其縣遂畧開路長開天嶺路也自雙溪南平行四里至天苞
嶺羊腸而上凡十五里極峻折往往閣路至嶺上南望
與元烟靄中也下嶺尤峻折凡三十里至文川驛自文
川南行三十五里至靈泉驛自靈泉平行十五里至長
柳店夾道居民又行十五里至興元西平行三十里至
褒城縣與斜谷舊路合矣議者多以謂此路不及褒斜一經文川至於山川險易道途悉得條記嘗用披校蓋亦折衷耳苟使賈昭盡心于榮陽公如樵所條注誠逾於褒斜孫樵曰古人尚謀新仍曰何必改作利不十
不變豈謀新亦未易耶榮陽公爲漢中以褒斜舊路

阻上疏開文川道以易之觀其上勞及將下勞及卒其
勤至矣其始立心誠無異於古人將濟民於艱難也然
朝廷有竊竊之議道路有唧唧之歎豈榮陽公始望耶
況謀肇乎賈昭事倡乎李侁役卒督工者不增品秩於
天子則加班列於榮陽公榮陽公無毫利以自與而怨
咎獨歸榮陽公豈古所謂爲民上者難耶

蕭相國真讚

咫尺天威首出時傑英眇橫溢神鋒秀發秋空健骨霜
夜皎月劔淬愈利玉燒不熱錦浦宸游傳巖竊說馭物
惟誠在公抗節再安宗祏蕩掃氛孽黃道回日翠華歸
闕糝糠魏丙肩袂稷契仰止丹青永保徽烈

孫可之文集卷第四

孫可之文集卷第五

雜著

孫氏西齋錄

堽皇遺劔錄

龍多山錄

孫氏西齋錄

孫樵謂陸長源唐春秋乃編年雜錄因掇其體切峭獨
可以示懲勸者擲其叢冗禿屑不足以警訓者自爲十
八通書號孫氏西齋錄起高祖之初洎堽皇之終首廟
號以表元首日月以表事尚功力正刑名登崇善良蕩
戮凶回有所鯁避則微文示譏無所顧慄則直書志慝
所謂高祖殺太子建成者何黜功循愛譏失教也太宗

功宜嗣有天下高祖不當立建成為太子李勣立皇后

至有六月二十四日事故書高祖殺建成李勣為顧命大臣儻堅

孟氏者何忘諫贊慝懲廢命也李勣為顧命大臣儻堅

勣為后故書李勣起王后已廢之魂上配天皇者何登嫌

黜冢不可謂順予懼後世疑於禘裸也高宗廢王后立

女何以列昭穆故時以王后配高宗示天后有嫌於禘裸矣條天后擅政之年下緊

中宗者何紫色閨位不可謂正予懼後世牽以稱臨也

天后改元即真今悉以天后年號及行事繫于中宗示女子不得改元者政也崔察賊殺中書

令裴名犯孟者何詭諛梯亂肇殺機也裴為顧命大臣

御史崔察廷詰裴曰若不有異謀何故白太后歸政天

后遂發怒斬裴于都亭驛故書曰崔察賊殺中書令裴

張守珪以安祿山叛者何貸刑怫教稔禍階也張守珪

部將嘗犯令張曲江令守珪案之守珪不從卒使亂天下故書張守珪以安祿山叛他皆故也誣天下

殺者何罪暴天下示受與殺也稱天子殺者何死非其

罪示眾不與殺也臣或不書卒者何下以直終去卒以

下貶也君或不書葬者何不以正終去葬以示譏也懼

怠去瑞示戒志洽尚德必書賤尸位則黜貴皆所以歐

邪合正俾歸大義則前所謂起王后配天皇條天后操

實寘例以示懲勸前所謂李勣立皇后武氏類是也宰相

升沉人於十數年間史官出没人於千百歲後是史官

與宰相分挈死生權也為史官者不能怵直骨於枯墳

齟齬魄於下泉磨毫黷扎叢閣飽帙豈國家任史官意

耶樵既序其略授其友高錫望傳之矣

孟皇遺劍錄

孟皇帝得利劍於希夷之間提携六年而四用之宜其

度績暉如哉往者北戎猖狂渝盟盜壇大出虜門戍卒

屢奔孟皇赫然奮雷霆之威驅貔孟之師靖胡塵於塞垣復帝子於虜庭非孟皇一用其劍耶賊鎮阻兵邀爵山東劫衆以濟其奸孽險以扞其誅王師萃之屢戰無功兵衄將稽賊勢益張并醜乘之遂萌梟心乃劫吾兵以固吾城反書既聞卒愕京師輿人誣曰上宜亟以節伐之且赦其辜俾守北門以伐虜謀不然并且東連潞兵北合戎師分卒以趨太行卷甲以下河東國家其能討心於潞寇耶孟皇曾不逗撓於其裏亟發孟符按言下潞守益堅王師告勞國用告虛内外咨嗟訛言沸騰飛言上聞上爲不聞誅潞之心益牢責戰之詔日嚴卒非克大志於山東曷渠壯于國門非孟皇帝三用其劍耶浮屠之流其來綿綿根盤蔓滋日熾而昌蠱于民心蠶于民生力屈財殫民恬不知孟皇始議除之女泣于閨男號于途廷臣辨之於朝褻臣爭之於旁羣疑膠牢萬口一辭孟皇曾不待疑卒詔有司驅羣髮而髮之毀其居而田之其徒既微其教僅存民瘼其瘳國用有加風雨以時災沴不生非孟皇四用其劍耶今者嗣皇帝纂孟皇之耿光傳孟皇之遺劍宜乎銛其鍔不使其挫寶其刃不使其泥而又研之以義淬之以智匣之以禮苞之以仁持之以信與天下終始天下幸甚

龍多山錄

梓潼南鄙越五百里其中有山崛起中天卽山之趾得逕委延舉孟三十北出其巔氣象鮮妍孕成陰烟屹石

巉巉別爲東巘槎牙重複爭先角逐若絕若裂若缺若
穴突者虎怒企者猿踞橫者木仆挺者碑植又有侶乎
飛簷連軒欂櫨交攢欹撐兀柱懸棟危礎殊狀詭類愕
不得視下有畝平砥若戶庭據乳側脉膏停泓石俯對
絕壑抄臨蘭薄仙臺標異叢石負起屹與山別猿鳥磧
絕腹竇而空路由其中斷齧相望攀緣上下闖然而出
曜見白日始時永嘉飛真蓋羅人傳晉永嘉中有爲蓋羅者於比臺上學道焉
蓋羅於此白日上升今臺下有碑誌存焉者也去蹤斯存石刻傳聞丹成而蛻
駕鶴騰天一去遼廓千載寂寞澄泉傳靈別壑絕明風
閑境清寂寥無聲嘉木美竹岡巒交植風來怒黑雷動
崖谷山禽崑獸捷翔牙曉吟暝啼聽之悽悽迴環下
矚萬類在目涸山帶川青縈碧聯葦蒼際天杳杳不分

月上于東日薄于泉魄朗輪昏出入目前其或宿霧朝
雲糊空縛山漠漠漫漫莫知其端陽曜始浴徹天昏紅
輪高而赤洪流散射濃透薄釋綿裂綺折千狀萬態倏
然收霽樵起來而遊泊車而休登降信宿聞見習熟始
曰山乎曾未始有得乎無處夸世釣名者汚此巖扃乎
且欲聞於潁陽之徒乎

孫可之文集卷第六

雜著

迎春奏

復佛寺奏

迎春奏

黑帝歷窮帝命青帝嗣其公以其私皇帝備牲宰鼓鐘迎
響于郊東賤臣樵寓疏太常上奏曰天有四時然下實
行之是天乘陛下政令明昏而為燠寒也青帝何以而
響而寬空春之日陛下廩以時出帛以時卹則孽牙弩
擄勾萌畢達矣夏之日陛下農事無所奪山麓無所伐
則草木壯茁國無天札矣秋之日陛下獄無曲次畋無
圍殺則霜露不失節萬物固結矣冬之日陛下地氣不

掘洩室屋不徹發則豐隆不敢繫越百蟄塞穴矣聖人

之時日南無驕陽啓蟄無繁霜斗北無伏陰火西無滯

霖淫昏之世反膏而波春行秋令大水發民廬舍反冰而花冬行夏令能李

花夏行冬令則雨苞早赤雨血秋行夏令則雨血時則赤

旱干是陛下政令出乎修明則寒暑運行政令出乎淫

昏則災祥屢臻其可忽乎臣又聞陛下與人為春得革

慘作和起枿生芻喜滿其家沃穆歡咳如暖景時開樹

色烟光覺葱籠芳蒼陛下與人為秋得愁刮人魄風日

白慄慄蕭索覺庭槐枯落陛下與人為夏得變絺成

襦噓燼作爐駒驅轍結雜還噓禊門如三伏熱陛下與

人為冬得舉皆不見日凍薄人骨間間感感燈青火白

門無蹄轍跡顧陛下左右皆春天下病悴者眾也陛下

肘腋皆熱中國病凍者眾也豈陛下用心有頗焉陛下

苟能平其心雖澤不周惠不均天下無恨言不然天將

視陛下心而燠寒也

復佛寺奏

賤臣樵上言臣以為殘蠹於理者羣髡最大且十口之

家謂中男力而耕女力而桑卒歲其衣食僅自給也棟

宇僅自完也若羣髡者所飽必稻梁所衣必綿縠居則

邃宇出則肥馬是則中戶不十不足以活一髡也皇帝

元年籍天下羣髡凡十七萬夫以十家給一髡是編民

百七十萬困於羣髡矣也皇帝一旦髮天下髡悉歸平

民是時一百七十萬家之心咸知生地陛下自即位以

來詔管廢寺以復羣髡自元年正月即位已來洎今年

五月斤斧之聲不絕天下而工未已訊聞陛下卽復之不休臣恐數年之間天下十七萬髮如故矣臣以爲或皇帝卽不能除羣髮陛下尚宜勉思而去之以甦疲民況將興於已廢乎請以開元之事明之開元之年大駕還自東封從以千官之衆六軍之士三日留於陳留民猶有餘力今陛下卽能東封道次給一食則民力殫矣何開元之民力有餘而陛下之民力不足耶開元之開率戶出兵索若干戶共出若干兵也籍而爲伍春夏縱之家以力耕稼秋冬聚之將以戒武事如屯則兵未始廢於農農未嘗奪於兵故開元之民力有餘也今天下常兵不下百萬皆衣食於平民歲度費率中戶五僅能活一兵如此則編戶不五百萬不足以給之故陛下之民力不足也

今陛下以力不足之民而欲重困於群髮將何以踵開元太平事耶貞觀以還開元戶口最爲殷繁不能逾九百萬卽今有問於戶部其能如開元乎借如陛下以五百萬給天下之兵今欲又以一百七十萬給於羣髮是六百七十萬無羨賦矣卽令戶口不下於開元其餘止二百萬而國家萬故畢出其間陛下孰與其足耶卽是鹽鐵不可除而摧筦加筭矣天下之民得不重困乎日者陛下嘗欲營國東門諫議大夫入爭於前一言未及終陛下非徒輟其工而又賜帛以優之今所復寺宇豈特國門之急乎叢徒嘯工豈特國門之使乎寧諫議大夫不以言而陛下不以聽耶陛下則不能復廢之臣願陛下已復之髮止而勿復加已營之寺止而勿復修廢

幾天下之民尚可活也今天下最不可去者兵也尚爲
陛下日夜思去兵之術究開元太平事異異日爲陛下
言之況去無用之髮耶臣昧死以言

孫可之文集卷第六

孫可之文集卷第七

雜著

序西南夷

序陳進士奉

寓居對

乞巧對

序西南夷

道齊之東偏泛鉅海不知其幾千里其島夷之大者曰
新羅由蜀而南逾昆明涉不毛馳七八千里其羣蠻之
雄者曰南詔是皆鳥獸之民鳩舌言語難辨皮服獷悍
難化其素風也唐宅有天下二國之民率以儒爲教先
彬彬然與諸夏肖矣其新羅大姓士有觀藝上國科舉

射策與國士偕鳴者載籍之傳茂然前聞夫其生窮海之中託瘴野之外徒知便弓馬校戰獵而已烏識所謂文儒者哉今挾獸心而知禮節禡左枉而同衣服非皇風遠洽耶嘗聞化之所被雖草木頑石飛走異彙咸知懷德於是乎有殊能詭形之効杜者二國之爲其瑞與夫瑞之出不孤將必有類者則庾朔之隅不懷之倫其嚮風仰流歸吾化哉世之言唐瑞者徒曰肉角格六德稔天酒泣庭苑巢神禽樵則曰二國文學也

序陳生舉進士

六物不得以時而發其發必熾風時溪谷颺颺習習卽不得遂作必飄忽源泉混混然堤防陂蓄波決壅缺亦不可遏於其人也亦然潁川陳君學積乎勸藝高乎專

喪家途歎志用不通鬱然而居者有年矣累爲連帥賓禮貢之天子齋咨喑鳴輒以窮盡今年稍始克偕計吏僦勉上道久憤湮鬱一旦決發若風波之得宣洩吁可當耶名光耀乎天庭聲飛馳乎海浦其在此行矣然君子學道以循祿端已以售道不肯尺枉以蘄尋直況突梯滑稽以苟得與君其勉之樵弱弓蓬矢難以安發徒善君之引滿強勁指期命中於行不能無述

寓居對

長安寓居闔戶諷書悴如凍灰癯如稿柴志枯氣索况况不樂一旦有曾識面者排戶入室咤駭唧唧且曰憊耶餓耶何自殘耶則對曰樵天付窮骨宜安守拙無何提筆入貢士列挾文倒魄讀書爛舌十試澤宮十黜有

司知己日解朋徒分離矧遠來關東橐裝鎖空一入長
安十年屢窮長日猛赤餓腸火迫滿眼花黑瞞西方食
暮雪嚴冽入夜斷骨穴衾敗褐到曉方活古人取文其
責益輕一篇跳出至死馳名今人取文章章貴奇一句
戾意卷前知解言念每歲徂春背暑洗剔精魂澄拓襟
慮曉窓夜燭上下雕斲撫言必高儲思必深字字磨校
以牢知音况榮辱境其外得失戕其內機穽在乎足鋒
刃在乎背吾非檻豕籠雛其能窮而反諛乎客退遂書
几爲歌曰
肥於貌孰與肥其道求於人孰與求其身處乎出乎孰
爲得而孰爲失乎

乞巧對

孟秋暮天當庭布筵有瓜於盤乞巧於盆拜而言若祈
於神者從而問之對曰七夕祈巧祀也若有求乎樵應
之曰吾守吾拙以全吾節巧如可求適爲吾羞彼巧在
言便便翻翻出口簧然媚於人間華白成黑蠱直殘德
譽跖爲聖譖回爲賊離間君親賣亂家國彼巧在文摘
奇舉新轄字束句稽程合此及磨韻調聲決濁流清雕枝
鏤英花鬪窠明至有破經碎史稽古倒置大類於俳觀
者啓齒下醜沈謝上殘騷雅取媚於時古風不歸彼巧
在官竊譽假善辭舌鉗口媚竈賂權忍耻受侮愧畏如
鼠望塵掃門指期九遷君納於達贊唱菲菲翫世偷安
敗俗紊官彼巧在工瓌詭不窮啞古笑朴雕鏤錯落憑
雲亘天曠霍延綿窮侈殫重鹿越禮踰制繡紋錦幅雲綃

霧縠若出鬼力大蠹婦織遂使俗尚浮華名溺于奢凋
家磨國未騁曾臆蠱于化源戕此民力由此觀之巧何
足云吾寶吾拙雖與事闊復游經史臥雲嘯月九衢喧
喧夾路朱門曉鼓一發車馳馬奔予方高枕偃然就寢
腹揜鼻息夢到鄉國槐花_以未庭鳴蜩噪晴懷軸囊刺門
門買聲_子屏居詠歌吾廬_此到松欹石莫知其餘上天付
性吾豈無命何求於巧以_此仇吾靜吾方欲上叫帝閭以
室巧門使天下人各歸其_此取無慮無思其樂怡怡耕食
織衣如上古時巧乎巧乎_此付何所施爲

孫可之文集卷第七

孫可之文集卷第八

雜著

文貞公笏銘

潼關甲銘

康繆郎中墓銘

刻武侯碑陰

舜城碑

文貞公笏銘

並序

大中六年詔出文貞公笏歸其孫丞相謨孫樵請銘其
笏曰

靈夢薦角比干獻骨合以憤烈在公爲笏怒虎可唾笏
不可挫太華可裂笏不可折柱天不仄指日不蝕標儀

條臆起梗開直噫諫舌切切上磨帝缺不逆不拂笏則
公笏緊拱折列諍舌不發膠榮領餼下偷上復非公之
節孰爲公笏

潼關甲銘并序

潼戶呀東翼廉敞南有立甲數十扎焉委于前楹澀塵
飄風綴斷革利樵過而誚之且曰此國之闡也是小欲
遏寇偷大欲扼諸侯今者關禁弛而不譏守甲存而不
完將何抑天下心而割天子憂耶關吏笑而進曰借如
潼之甲可以燭日潼之旗可以絳天戰鞞晝驚驚柝夜
鳴吾曹將擺堅荷鍛投死地之不暇又安得與客合繻
而東合繻而西哉今上君臨萬邦號令所加風清日明

理爲大和如此則關之禁何爲而申嚴關之甲何爲而
繕堅玄宗四十二年關中之兵其屯如雲孽胡西來叱
而關之守甲其不完耶古之善守天下者展禮以防之
闡樂以和之明刑以齊之修政以固之則其守在四海
之外何以關爲而況完其甲乎是天下愈安而其禁愈
弛天下愈平而其甲愈弊耳樵將去之且銘其甲云潼
關之甲完吾孰與安潼關之甲弊吾孰與濟甲乎甲乎
理與爾謀亂與爾謀無俾工爾修

唐故倉部郎中康公墓誌銘并序

唐尚書倉部郎中姓康氏以咸通十三年月日薨於鄭
州官舍其年月日前左拾遺陳晝寓書孫樵曰與子俱
恩康公門今先遠有期其孤徵誌於子子其無讓樵吳

之慟已而揮涕叙平生公諱某字集會稽人曾祖諱某
贈某官祖諱某贈某官父諱某贈某官公幼嗜書及冠
能屬詞尤攻四六文章援毫立成清媚新峭學者無能
如自宣城來長安三舉進士登上第是歲會昌元年也
其年冬得博學宏詞授秘書省正字明年臨桂元公以
觀風支使來辟換試秘書郎五年調再授秘書省校書
郎大中二年復調授京兆府參軍其年冬為進士試官
峭獨不顧雖權勢莫能撓其與選者不逾年繼踵昇第
故中書侍郎高公瓌尚書倉部郎中楊崇太常博士
求今春官貳卿崔公殷夢尚書屯田郎中崔亞前左
拾遺陳晝伯樵十輩皆出其等列也明年授大理評事
兼監察御史戶部巡官明年改鹽鐵巡官天付介直不

能諂言故丞
入門襄公謂
察明年去鹽鐵
其明年授賜
改授檢校戶部
官今華州刺史
吏曰二十年已
羣吏皆以公案
通元年改檢校
始以廉平知終
掌帝制或與宰
而不刻明而不
扶案牘符檄公一以口授之羣胥輩徒

大理司議郎兼侍御史度支巡官明年
員外郎兼侍御史轉運推官明年換判
李公訥拜鹽鐵轉運使將莅事且召羣
旋推官判官誰為廉平可以助吾治者
問李公曰吾得之矣公由是不去職咸
禮部郎中兼侍御史充轉運判官李公
以章奏加厚常稱於班行間曰康公宜
明年詔授海州刺史廉

提管提紙字字書出蓄縮汗慄何暇為奸犯耶以故老
吏猾胥畏之如神明秩罷退居淮陰咸通八年詔拜大
理少卿明年遷尚書倉部郎中充西川宣諭制置鹽法
使兼西川供軍使賜紫金魚袋公馳驛至西川不浹旬
而鹽無二價蜀賦至今賴之會西川節度使劉公以疾
薨戍兵日至軍儲不給糗無常價而度支有定估遂乘
傳詣門且請與度支計事無何詔以竇沔代公公遂守
倉部郎中會嘗沔逗遛不以時之任朝廷欲以警之其
年十一月遂貶公為醴州刺史明年移鄭州長史朝廷
或有繁難之任莫不以公為言宰相且將用之嗚呼
天殲正人誠疲民之不幸非公之不幸也公娶長樂馮
氏故給事中累贈太尉諱審第三女也公十二男八女

長曰齊鄉貢進士次日曰顏鄉貢進士次日曰言明經及第
次日某云某長女適鹽州防禦判官試大理評事高遲
七女未笄夫人自京師携其孤奔喪于管城某年九月
二日以公之喪權窆于孟州河陰縣某鄉里銘曰
會稽之英斗牛之靈併鍾德門公實挺七月申中塞桂日
下馳名芸閣清秩牢盆美聲出牧東海貳卿棘寺鵷行
望郎錦川星使騏驥蹠足蛟龍得水富貴可期烟霄漸
邁謫非其罪天道寧論不復雙闕遽歸九泉圃田發紉
河陰封樹勒石載銘庶幾終古

刻孟侯碑陰

赤帝子火熾四百年天厭其熱洎獻盡矣孟侯獨不憤
不顧收死灰於蜀欲噓而再燃之艱乎為力哉是以四

武岐雍間地不尺闊抑非智不門大意炳炳然也夫以武侯之賢寧靡籌其不可也蓋激備隆中天下託不欲曲肱安穀終兒女子手將驅馳死備志耶由是覈武侯之所為殆庶幾矣然跨西南一隅與吳魏抗國提卒數萬綽綽乎去畱無我枝者是亦善為兵矣史壽以為無應變真抑武侯哉俾武侯不早入地曹之君臣將奔至固圍之不暇鍾鄧寧能越巖懸兵決勝指取耶是井終之野與武侯存亡俱矣天殲武侯其不愛劉愈明白其姜維何力焉囊蟠南陽時人不與仲毅伍洎受社稷等擅刑賞柄曾心不愧畏人不疑黷何意氣明信卓卓也武侯死五百載迄今梁漢之民歌道遺烈廟而祭者如在其愛於民如此而久也獨謂武侯之治比於燕奭

彼屠齊城合諸侯在下矣

舜城碑

帝承天休纂堯之勳啟宮于蒲守不以城帝守以城孰守不城阻湖為池限華為門波非不狂巖非不崇守不以仁社為周遷將蒙監扶理土朔方萬里扞胡貽謀子孫始訖其功阿房已墟帝豈不城城在民和自華洎夷罔不順同屹為國垣以藩有虞其堅如金其厚如坤蕩蕩巍巍牢不可屠四罪雖頑莫敢來攻一家熙熙相視而安帝配商均不私以城帝死蒼梧授之夏家太甲不修帝城乃頽唯此帝城哲王獨知求之民心迺見其基帝城雖隳築之不難無寧無荒帝城復高不識不知相傳峻隅其板雖崇其築難堅非帝之心孰為帝城

孫可之文集卷第九

雜文

逐疔鬼文

祭故友高誦議文

祭梓潼神君文

逐疔鬼文

孫子病疔其友踵門請曰始則慄縮撼懷有若仆子於
嚴冰者終則憤曾爍肌有若寘子於烈爐者子知動作
皆鬼耶余試為子逐之以文樵應之曰予病誠鬼也然
樵居平亦有不自了事者抑有鬼乎樵嘗思委質以事
君則有若剗心而死者立於旁曰當如此諫樵嘗思不
入於危難則有若結纓而死者立於其旁曰當如此忠

樵嘗欲不固其窮則有若拜拒饋粟者立於旁曰當以此廉樵嘗欲苟違其期則有若擁梁汨死者立於旁曰當如此信樵嘗欲與人美言則有若教予訐談而鯁人耳者樵嘗欲與人市交則有若教予違熱而去勢者樵嘗欲趨權豪以冀得則有若牽予裾而躓予足者樵嘗欲忍汗赧以自媒則有若縛予舌而膠予口者予之不得專也如此以故學勤而吾道愈窮業修而知已日消是殘吾生於疴鬼也子并爲我逐之吾聞有陳萬年者利乘機適顏作怡愉愉便便阿意奉歡死而有靈是爲諂鬼此鬼依人使人蒙福人見輒喜擺去不得復有公孫弘者尅已沽名飾情釣聲內苞禍心外示舒弘死而有知是爲矯鬼此鬼憑人使人有聞上信於君下喜

於民復有司馬安者攘義盜仁縛舌交唇柔聲婉顏狐媚當權死而有靈是爲巧鬼此鬼依人辭枯卽榮長劍萼纓高步天庭復有和長輿者鉅萬藏家貫腐蝕磨鱗差螭縮陣陣腥溢死而有知是爲錢鬼此鬼憑人使人氣豪意適交歡販易買曲成直此四鬼者苟與吾遊吾必快所求是資吾生於他鬼也子并爲我招之其友不對退而歌曰
窮吾知其所羞達吾知其所求此不當逐而彼不當游君乎君乎誠有激於中乎吁

祭高諫議文

咸通十一年十一月五日友人孫樵謹遣家僮犀角馬兒具時羞之奠於祭于故友滁州刺史贈諫議大夫高

公叶卜之靈嗚呼與君定友不謝古人為分日宰為道
日親二十五年彼我一身人謂我愚君謂我賢人欲我
後君欲我先我為一善君喜見顏我為一失君慍形言
意我尚華布衣御寒樵常意在華飾故友為樵常益布被用以示儉素意我尚
進策筮當軒樵常汲汲於進取故友為樵懸策筮於前軒以示高尚我蟠濁泥君
躡青雲不以升沉壅隔其間誨我如兄煦我如春我何
敢忘銘骨書紳君之文章可動鬼神君之器業可活生
民我之賴君如倚琴山庶寡吾過期大我門君牧淶岷
我從邠軍方恨綿邈凶計遽聞東嚮慟哭痛貫心肝三
日麻衣朝脯忘食百身莫贖何裨往魂嗚呼痛哉杵臼
死義比干死仁君殞賊手為怨難論嗚呼痛哉君殯喬
谷我歸咸秦試發舊篋君書盈千詞旨重重墨色如新

苟非相諫卽是慰安填臆悲來淚如迸泉嗚呼哀哉天
喪吾友吾何望焉誰拯湮溺孰開頑昏嗚呼痛哉世人
結交違寒集溫如我不易如君固難嗚呼痛哉敬姜晝
以嵇紹幸存輅車其東歸骨洛川遠備醪饌告辭柩前
嗚呼哀哉尚饗

祭梓潼神君文

大中十八年七月九日鄉貢進士孫樵再拜獻辭張君
靈座之前樵實頑民不知鬼神凡過祠廟不笑卽嚙今
於張君信有靈云會昌五年夜躋此山凍雨如泣滑不
可陟蒲眼漆黑索途不得跛馬慍慍策前仆後踣樵因有
言非燭莫前須臾有光來馬足闕北望空山火起廟墻
焰焰逾丈飛芒射天暝色斜透峻途如晝樵謂廟奴也

寒藝薪取溫曉及山顛鑠澁廟門餘燼莫覩孰知其然
大中四年冒暑還秦午及山足猛雨如電樵復有言神
誠能神反雨爲晴曩火乃靈斯言纔闕迴風大發始自
馬前怒號滿山劈雲飄雨使四山去茲山巍巍輕塵如
飛訖四十里雨不霑衣顧樵當時嘉神不欺與神心期
神其自知今過祠宇其敢默去觴酒豆脯捧拜庭下神
其歆此

孫可之文集卷第九

孫可之文集卷第十

雜著

讀開元雜報

罵僮志

復召堰藉

讀開元雜報

樵曩於襄漢間得數十幅書繫日條事不立首末其畧
曰某日皇帝親耕藉田行九推禮某日百寮行大射禮
於安福樓南某日安北諸蕃君長請扈從封禪某日皇
帝自東封還賞賜有差某日宣政門宰相與百寮廷爭
十刻罷如此凡數十百條樵當時未知何等書徒以爲
朝廷近所行事有自長安來者出其書示之則曰吾居

長安中新天子嗣國及窮虜自潰則見行南郊禮安有藉田事乎况九推非天子禮耶又嘗入太學見叢篳負土而起若堂皇者就視得石刻乃射堂舊址則射禮廢已久矣國家安能行大射禮耶自關已東水不敗田則旱敗苗百姓入常賦不足至有賣子爲豪家役者吾嘗背孽走洛遇西戍還兵千人縣給一食力屈不支國家安能東封從官禁兵安所仰給耶北虜驚嚙邊岷勢不可控宰相馳出責戰尚未報功况西關復驚於西戎安有扈從事耶或皇帝以御史竊議宰相事望嶺南走者四人至今卿士斷舌相戒况宰相陳奏於仗乎安有廷矣詳事耶語未及終有知書者自外來曰此皆開元政事也當時條布于外者樵後得開元錄驗之條條可復

云然尚以爲前朝所行不當盡爲墜典及來長安日見條報朝廷事者徒曰今日除某官明日授某官今日幸于某明日畋于某誠不類數十幅書樵恨生不爲太平男子及覩開元中事如奮臂出其間因取其書帛而漫志其末凡補缺文者十三正訛文者十一是歲大中五年也

罵僮志

孫樵旣黜於有司忽恍乎若病醒之未醒茫洋若癡人之瞋行據床隱几憊然不寐二僮以樵尚甘於眠偶語戶間且曰吾聞他舉進士者有門吏諸生爲之前焉有親戚知舊爲之地焉走健僕囊大軸肥馬四馳門門求知所至之家入去如歸闔者迎屈引主人出取卷開讀

喜歎入骨自某至某如到一戶口口附和不敢指破親
朋扳聯聲光爛然其於名達進取如掇今主遠來關東
居長安中進無所歸居無所依念割口食以就卷軸
暑觸雪携出藉謁所至之門當關迎噴俛眉與語授卷
而去望一字到主人目且不可得矧其開口以延乎時
或不棄而遇主人推心於公是者當開緘引讀苟合心
曲又曰彼何人耶彼何自耶況所爲幽拙大與時闊凡
爲世人宛顏巧脣望風趨塵以售其身則必淡面鈍口
戇揖癡步昧於知機買嫌於時凡爲讀書東獵西漁粗
知首尾則爲有餘則必燈前月下寒朝暑夜磨礮反覆
期入聖域徒苦其神孰裨其身凡爲文章拈新摘芳鼓
勢求知取媚一時則必擺落尖新期到古人上規時政

下達民病句句淡澁讀不可入徒乖於衆孰適於用凡
爲造謁去冷附熱大求其力小求其得則必擁門掃跡
寂寞是適所至之處雀羅在戶人皆嫌去愈恭好慕凡
爲結交搜羅英豪相醉以酒相飫以庖則必屑去溫燠
膠牢淡泊時或藪處凍泠徹曙晨起散去潔腹出戶迨
慕以故學獵今古不爲衆譽文近於奇不爲人知九試
澤宮九黜有司十年輦下與窮爲期一歲之間幾日晨
炊饑不飽菜寒無襲衣此皆自掇何怨於時浪死無成
孰與歸耕言始及是樵聞起喜二僮遽匿呼諭不得遂
敲几而歌曰

彼以其勢我專吾勤彼以其力我勤其學學之不修骨
肉如仇學之苟修四海何讎噫吾之所貴僮之所薄吾

之所惡僮之所樂僮何知吾豈獨無時

復召堰籍

會昌元年漢波逾堤陸走漂民襄陽以渚於是天子曰
戶部侍郎盧某前爲廣州治稱廉平家無餘儲府有羨
財耕夫無所徭舶賈無所征蠶蠹海隅賴之而安其以
襄陽之殘民屬治之盧公旣來襄陽始用李從事胤之
畫能成新堤即問可以爲治狀對曰天子以襄陽饑毗
寄活於公宜有以休養之者襄陽之屬城爲唐州唐州
之支邑爲泌陽泌之東有二流走出斷堤嚙道而西派
于二流南別爲溝壤高岸頽水不得行昔召信臣嘗爲
南陽能爲民障水泉廣漑灌世賴其利俗用蕃富嘗披
地圖比畫南陽故地豈古所謂召堰者耶代邇時移功

不加修堤豁于流浸洩爲波自泌陽以南平民以西屠
民甚逋墾田甚凋公則能復信臣舊規真民十世利者
盧公立召管田部將出卒與穀率以聽命李從事卽爲
條分程度指畫經畧且使跡其故堤以鯁二渠鑿其枯
溝折爲南流水門旣陳百瀆脉分蔓蔓于原枝枝于屯
數百里間野無隙田旱無稿苗召堰旣成秋田大登八
川之民咸忘其饑范陽盧庠能道李從事佐盧公事且
曰盧公自南海主襄陽再以李從事參畫軍事凡其所
居鏗耀有聞及爲潞州聲光削然發戍兵甲興而譁盧
公駭咤謂他從事曰使李從事從我寧及此耶是時李
從事陷於讒言獲譴當奪權自盧公黜畱樂陽如此則
李從事前佐盧公宜如何哉李從事去襄陽五年召堰

百之卷一
四
之利益大於民歲增良田頗至四萬樵惜李從事之跡
不爲人知作復石堰籍

孫可之文集卷第十



